



理學叢書

高拱論著四種

本語
問辨錄
春秋正旨
日進直講

理學叢書

高拱論著四

種

問辨錄原本語原本春秋原本正旨原本

〔明〕高拱 著
流水點 校

責任編輯 沈芝盈

高拱論著四種

本語 春秋正旨 問辨錄 日進直講

[明] 高 拱 著

流 水 點 校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**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北京橋中印刷廠印刷*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3 1/4 印張·285 千字

1993 年 7 月 第 1 版 1993 年 7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1500 冊

定價·13.00 元

ISBN 7-101-01025-3/B·203

點校說明

高拱，字肅卿，號中玄，謚文襄。河南新鄭人。生於明正德七年（公元一五二二年），卒於明萬曆六年（公元一五七八年），享年六十六歲。

高拱十七歲時，在鄉試中奪魁。嘉靖二十年中進士，選庶吉士。二十二年授編修。三十一年，爲裕王侍講，講四書。裕王很器重他，手書「懷賢」、「忠貞」、「啓發弘多」等字賜之。後累遷侍講學士。三十九年，高拱由嚴嵩、徐階推薦，被拜爲太常寺卿，掌國子監祭酒事。四十一年晉禮部左侍郎，尋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，掌詹事府事，參與重錄永樂大典。四十四年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。四十五年晉文淵閣大學士，並入閣參政。同年十二月，世宗崩，裕王即位，是爲穆宗，改年號爲隆慶。隆慶元年二月，高拱晉少保兼太子太保、武英殿大學士。四月，晉少傅兼太子太傅。因與首輔徐階不和，於五月辭官歸鄉。隆慶三年十二月，吏部尚書楊博致仕，高拱被穆宗召還內閣，兼掌吏部事，成爲事實上的首輔。四年十二月，高拱晉少師兼太子太師、建極殿大學士。五年五月，首輔李春芳年老致仕，高拱正式接任首輔，並仍兼掌吏部事。六年正月，高拱加柱國，晉中樞殿大學士。六月，神宗即位。當時高拱與張居正、高儀同爲顧命大臣，但高拱與宦官馮保素有矛盾，而神宗還是個十歲的孩子，實權操在太

后和宦官手裏，高拱旋即被罷官。高拱返回故里後，一面整理文稿，一面著書立說，由於鬱鬱不得志，過了六年，便病逝鄉里。當時張居正任首輔，經他委婉上疏神宗，才勉強給高拱以原官「半葬」之禮。

高拱從入閣、辭官到被召還內閣、罷官，兩起兩落，雖然只有四年多時間，但他在政治方面卻有不少建樹，最爲突出的是重視人才的使用、培養和對官吏的考察。明史高拱傳稱高拱用人「倉卒舉用，皆得其人」。並評價高拱「練習政體，負經濟才，所建白皆可行」。高拱初還內閣兼掌吏部事時，每天上午到內閣辦公，下午到吏部視事，辦事堅決果斷，沒有一件積案，充分體現了他的辦事能力和效率。他和徐階、張居正並稱爲當時最有作爲的內閣首輔。

高拱的著作，大部分是他被罷官隱退後整理和撰寫的，生前沒有刊刻。明萬曆四十一年，河南新野進士馬之駿兄弟路過新鄭，聽到長老們談論高拱的事跡甚詳，又閱讀了高拱的文稿，便把它彙集成高文襄公集，計四十四卷，首次刻印。其中公文奏疏、邊畧紀事約三十卷。如外制集一卷，是高拱在嘉靖二十四年授編修後代寫的文官誥敕；綸扉稿二卷，是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入閣至隆慶元年辭官期間寫的公文、疏札；獻忱集二卷，是高拱在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間進獻給皇帝的賀謝疏文；南宮奏牘二卷，是高拱在嘉靖四十一年晉爲禮部左侍郎期間寫的奏疏，其中也有未送皇帝的奏文；政府書答二卷，是高拱在隆慶三年被復召任首輔後，給各地巡撫寫的公文書信；程士集二卷，是高拱在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間收錄的鄉試、會試方面的試題，包括文、論、表、策、掌銓題稿十四卷，是高拱在隆慶三年復召內閣兼掌吏部事期間，針對當時封建社會官吏制度的弊端，爲如何進行改革而寫的疏稿；邊畧

紀事三卷，是高拱在任內閣首輔期間，針對當時邊疆各省的防務情況，給皇帝寫的奏疏和給各省巡撫寫的書信；病榻遺言二卷，是介紹高拱在朝期間與馮保、張居正之間的矛盾原起及他遭受排擠的經過。學術著作主要有本語、春秋正旨、問辨錄和日進直講。春秋正旨一卷，是高拱針對宋代大儒胡安國、程伊川等人對春秋經意的穿鑿附會，推原經意，訂其謬誤，表現了高拱對宋代代理學持否定批判的態度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春秋正旨「其言皆明白正大，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。卷帙雖少，要其大義凜然，多得經意，固迥出諸儒之上矣」。問辨錄五卷，是高拱針對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的疑義，逐條辯駁，以求「聖人遺言之真詮」，是明顯表現高拱學術思想傾向的代表作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問辨錄「皆確有所見，足以備參考而廣見聞」。日進直講五卷，包括大學、中庸各一卷，論語三卷，是根據高拱任裕王侍講期間的講稿整理出來的。此書先訓解字詞，後敷陳大意，再逐段串講，甚得言外之意。但論語只講到憲問篇爲止。本語三卷，是高拱晚年的學術筆記。此書採用語錄體，詳細地記述了高拱對各種問題的基本見解，可以說是高拱一生學術思想的概括和總結。它的内容涉及面較寬，既有對程、朱理學的批判，又有對傳統思想的評介；既評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，又談論現實的政治和弊端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本語「辨詰先儒之失，抉摘傳註之誤，詞氣縱橫，亦其剛很之餘習，然頗有剖析精當之處」，「論時事，率切中明季之弊」。

清康熙二十八年，高拱的胞侄曾孫高有聞根據明萬曆刻本重新校刻，定爲高文襄公文集，增加了玉堂公草一卷、邊畧紀事二卷、世恩錄五卷，合訂爲八十六卷，是爲龍春堂藏版。後來也有根據這兩個

刻本，把本語、春秋正旨、問辨錄刻爲單行本的，四庫全書就完整地收錄了這三部著作。

高拱論著四種，包括本語、春秋正旨、問辨錄和日進直講，它們是研究高拱學術思想的主要參考資料。

這次整理點校，以清康熙二十八年龍春堂刻本爲底本，以明萬曆刻本和四庫全書本爲主要參校本，並參考了其它單行本。在整理點校過程中，沈嘯寰同志曾審讀了部分點校稿，改正了一些錯誤。整理點校中肯定還有不少缺點錯誤，懇請讀者批評指正。

流水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目錄

點校說明	一
本語	一
本語序	三
本語	四
春秋正旨	六
春秋正旨序	七
春秋正旨	七
問辨錄	八
問辨錄序	八
大學舊本	九
大學改本	九
中庸	一〇
論語	一〇
孟子	一五

日進直講	二二
日進直講序	二五
大學直講	二六
中庸直講	二九
論語直講	二七
附錄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	三九
春秋正旨	三九
本語	三九
問辨錄	三九
日進直講	三九
附錄二 傳記資料	四〇
明史高拱傳	四〇
高文襄公拱墓誌銘	四〇

本 語

本語序

予嘗有言曰：天理不外於人情。然聖人以人情爲天理，而後儒遠人情以爲天理，是故聖學湮、聖化窒。夫事有本情而人有本心，出吾本心以發事之本情，則議道而道不昧，作之於事，可推四海而準，通千古而不謬。何者？天理、人情固如是也。故曰「君子中庸」，又曰「和」。夫中也者，言乎其當也；庸也者，言乎其平也；和也者，言乎其順也。皆本人情，不遠人以爲道，作本語。

萬曆丙子五月十有三日中玄山人自序。

本語

問：『易泰，否其義何如？』曰：『易爲君子謀，不爲小人謀。泰初九：『拔茅茹，以其彙。』言一陽方長，而衆陽隨以升也。君子於此貞則吉，蓋進而行道，故吉也。否初六：『拔茅茹，以其彙。』言一陰方長，而衆陰隨以升也。君子於此貞則吉，蓋退而守其志，乃吉也。然不惟吉而亦亨，不失所守，則其道亨也。泰不言亨而否言亨者，泰進而行道，則既亨矣，不待言也。否方退藏，人不以爲亨，而貞則吉而實亨，人不知也，故特以亨言之。志從君，謂不忘君也，若果於忘君，往而不返，則九四之際，誰與濟否？故身雖退而志則存耳。此楊誠齋之說，愚意正合。乃謂『小人能變而從君子』，夫小人果能變而爲君子也，則何否之有？至於六二『包承』，曰『小人包容、承順於君子』，六三『包羞』，曰『欲傷善而不能』，亦似未得。夫小人之於君子，何可以言包容？君子願爲小人所包容歟！若小人而能包涵、承順乎君子，則何以爲小人？君子而爲小人所包涵、承順，則何以爲君子？包承者，包藏而承順者也。小人本狠惡之人，若肆其狠惡，凌悖無已，禍必隨之矣。今姑包藏其狠惡，而曲意以爲承順，則其惡未肆，雖是小人，尚不至於有凶，故曰『小人吉』也，所謂小人之福者也。『其人者，在昔日時包承也，在今日包羞也，不凶而已，何以言吉？』曰：『小人凶，理也，不凶，卽其吉也。包容、承順君子，則亦非小人矣。包羞者，可羞而包』

【一】「羞」原作「容」，據四庫全書本改。

忍之，謂『欲傷善而不能』，愈大不類。誠齋於六三云：『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，包羞忍耻，以苟富貴而不忍去，然不知其位之不當，而身之將危也。』斯爲得之。蓋君子有不幸而無幸，小人有幸而無不幸。夫君子而通，理所宜，然非幸也；有時而塞，則不幸也。小人而塞，理所宜，然非不幸也；有時而通，則幸也。故小人無否而但曰吉，幸之謂也。大人則曰否，不幸之謂也。然而獨立特行，道固亨也。否亨，即所謂『貞吉』，亨也。昔萬安結交官闈，擅權固寵，盡國害賢，迨勢窮之後，孝皇諭之，意猶不肯去，包羞也。至今內官逼奪其牙牌，不得已始告去，途次，猶夜望三台星明否，冀復用，可謂無耻之甚。夫自君子言小人，謂之包羞，在小人則直甘心無耻而已矣，非自知其可羞而包忍之也。」

問：『伊川云：『四凶，堯非不知其不善也，但其不善伏，則亦不得而誅之。及堯禪舜位，則四凶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，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也。』然乎？』曰：『聖人公天下以爲心，可用則用，可罪則罪，亦惟其事、惟其時付之而已，而非有私也。若曰知其不善，即其罪未至誅竄，亦必去之矣，何乃忍留，必待其憤天下之事，罪狀既著，然後因其跡而誅竄之乎？因跡而後誅竄，是後世人臣避嫌而務爲形跡，欲有辭於天下者之爲，聖人顧若是耶？孔子始政即誅少正卯，因何跡也？後世但見四凶在朝，恐傷帝堯知人之明，故爲之出脫如此。然不知可用則用，既不深求，可罪則罪，亦無留滯。惟其罪之即罪，是以用之即用，而無所容心也。無所容心，正所以爲堯、舜；而明知其惡，姑爲容忍，必待其惡顯著而後因以誅竄者，正不可以爲堯、舜也。有天下者，去邪勿疑，無惑乎其說。』

問：『伊川云：『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，故放之桐三年。當湯崩時，太甲當立，太甲又有思庸之質，須

立太甲，若無是質，伊尹亦不立也。『然否？』曰：『太甲當立，自合立之，豈爲其有思庸之質乎？至其敗度敗禮，顛覆典刑，乃放之於桐，蓋甚有所不得已也。使不能思庸，必且別有處分，必不使其喪有商之社稷矣。此初放之時，其機如此，未知其竟何如也。至其思庸，乃卽復之耳。是太甲之立也，以其當立，而其復也，以其思庸。思庸也者，乃是因放而思庸，非伊尹初逆知其必思庸，乃故先放之，使之思庸而後復之也。此說與堯非不知四凶同意，其理不如此也。』

多問：『考亭云：『西伯勸黎，事難判斷。觀勸黎大故，迫近紂都了，豈有諸侯臣子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？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，其他事亦都做了，如伐崇、勸黎之類。若說文王終（一）守臣節，何故有此？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，遂委曲回護（二）箇文王，說教好看，殊不知孔子只說文王不伐紂耳。』其說何如？』曰：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其中有多少道理，多少忠孝，多少誠心委曲，只此便是至德，又待何者而後爲至德乎？且文王既伐崇、勸黎都做了矣，乃不伐紂何爲？既不伐紂矣，乃又伐崇、勸黎都做了何爲？蓋文王爲西伯，賜弓矢鐵鉞，專征伐，則不道之國乃其所當伐也。紂命西伯專征伐，固未曰遠者征之，而近者弗許也，則西伯於此又安得獨征於遠，而近者遂任其不道而不以征乎？紂，君也，臣之所當事也。崇、黎，諸侯也，方伯所得征也。使文王伐紂，是賊君臣之義；使文王不伐崇、勸黎，是廢方伯之職。固各有所當也。豈紂與崇、黎皆爲同列，文王伐崇、勸黎之事都做了，只不

〔一〕終，原作「纘」，據朱子語類改。

〔二〕護，原作「互」，據朱子語類改。下同。

伐紂乎？固未可以並言也。祖伊之恐而奔告也，蓋乃臣子之心。古云：『湯、武雖賢聖，不遇桀、紂不王；桀、紂雖不肖，不遇湯、武不亡。』今以紂惡日甚，而遇文王之德日以盛，則興亡之會昭然可觀，故祖伊因紂黎之事恐而奔告，蓋紂之必亡，欲其改過以圖存，非謂文王將取天下而恐也。觀其奔告之辭，只稱殷之不德而曾不及周，則其本情可知矣。若曰文王伐崇、勸黎都做了，只不伐紂耳，是謂曹操東征西討都做了，只未取漢耳，而可乎？孔子何私於文王，特爲溢美？後人何私於孔子，曲爲回護？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，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？考亭嘗謂『學者看詳文字，當如酷吏之鞠獄，予甚以爲不然。夫酷吏鞠獄，無中生有，深文羅織，釘人人罪，何以得其情之真？學者窮理，只當虛心平氣，徐求精微之旨，一有執著便錯。若如酷吏鞠獄，何以得其理之正？今觀考亭此論，其亦酷吏之鞠獄也已。又曰：『武王繼文王爲西伯，勸黎者，武王也。紂使膠鬲觀兵，膠鬲曰：『西伯何來？』蓋武王伐紂之時，而先勸黎也。』此亦有據。若然，則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。使西伯而文王也，則祖伊之恐，徒以其理，使西伯而武王也，則祖伊之恐，明見其勢。可恐而卒不如所恐，文之所以爲文也；可恐而即如其所恐，武之所以爲武也。而考亭於武之伐紂，則曰『武王於此自是住不得』，於文之以服事殷，却曰『只不伐紂耳』，其他事也都做了。是以文之不伐紂，反不如武之伐紂爲直截也，失之矣。」

問「殷民」。曰：「以周之德，而殷人猶思其主，則殷之所感可知；以思殷之人而卒化於周，則周之所感可知。在周如此，在殷又可知；殷人如此，周人又可知。吁！殷、周之德，其可謂盛也已。」

書註未善者多，而洪範更甚。如五行自五行，五事自五事，乃比而屬之曰：『貌澤，水也；言揚，火

也。視散，木也；聽收，金也；思通，土也。」豈不牽合無當乎？稽疑「曰雨、曰霽、曰蒙、曰驛、曰克」，謂「兩者如雨，其兆爲水；霽者開霽，其兆爲火；蒙者蒙昧，其兆爲木；驛者絡繹不屬，其兆爲金；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，其兆爲土」。夫雨與霽，猶暑近似，蒙之爲木，驛之爲金，克之爲土也，何居？庶徵「曰雨、曰暘、曰燠、曰寒、曰風」，亦配五行。夫雨與暘與寒，爲水爲火爲金，亦暑近似，燠何以爲木而乃爲木？風何以爲土而乃爲土乎？愈不通矣。若謂範疇必配五行，則八政、五紀、三德、五福、六極又何不分配之哉？

「皇極」註更不妥，且不得其緒理。「皇建其有極」，謂「爲人倫之至」。「敘時五福」，謂「極者福之本，福者極之效，極之所建，福之所集也」。「用敷錫厥庶」，「民」，謂「人君集福於上，非厚其身而已，用敷其福以與庶民，使人人觀感而化，所謂『敷錫』也」。「惟時厥庶民於汝極，錫汝保極」，謂「當時之民，亦皆於君之極，與之保守，不敢失墜，所謂錫保也。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」。又下文「厥作汝用咎」，謂「爲汝用咎惡之人也」。愚皆不敢謂然。夫人倫之至，有位、無位之聖人皆然。「皇建其有極」者，聖人在天子之位，立君師之道，以爲民極也。「敘時五福」者，嚮用五福，威用六極，惟辟作威，惟辟作福，威福之柄，大君之所操也。皇建其極，民既有所準則矣，於是乃綜攬嚮福之權，而敷錫以爲勸，使斯民皆入皇極之中也。有以勸之，民固無不從矣，然未必能守而不失，故汝又有保極之道，而錫之於民，使其順且安焉，樂於趨而服之無數也。此乃一章大旨。「凡厥庶民，無有淫朋，人無有比德，惟皇作極」。可見臣民皆則君以自治，而君也者，所則者也，此皇之所以當建極也。「凡厥庶民，有猷、有爲、有守」者，「汝則

念之，加之意也。「不協於極，不罹於咎」者，「皇則受之」，不棄絕也。必其「康」、「色」、「好德」者，「汝則錫之福」焉。如此則人有所激勵，而皆入於皇極之中。然福以勸善，勿論乎人之「覺獨」、「高明」，惟其善而已。「人之有能、有爲」者，使之進其行，則賢才用而天下治，邦豈有不昌乎？然何以使之羞行？「凡厥正人，既富方穀」，故必有以福之，而後可與爲善也。汝若弗能使其有家，則彼罪且不能免矣，其何以羞行而穀乎？此福之所以不可不錫也。然錫福必當而後可以勸，而後爲皇極之道。若於不善者，汝雖錫之福，然爵及於惡德，祿及於淫人，以若所爲不公不正，有失皇極之道，且爲汝之過矣，而況可以勸哉？所謂「敘時五福，用敷錫厥庶民，惟時厥庶民於汝極」者此也。民雖從善，然或此人彼出，未必大同，始勤終怠，未必有永，故又以皇極之道敷衍爲訓而振德之。訓之無偏黨焉，訓之無反側焉，訓之無作好作惡焉，惟大義、大道、大路蕩平正直之是遵，而會且歸焉，猶禹謨所謂「勸之以九歌，俾勿壞」者也。丁寧反覆，教告諄諄，布敷流衍，使家傳而人誦。不惟詠嘆淫佚，有所感發興起，抑且歡欣浹洽，人之深而不自知，囿於化而不復有所變，是所謂「錫汝保極」者也。如是則「凡厥庶民」，自惟皇極之敷言，是訓是行，以近天子之光，而親之爲父母，尊之爲元后也。蓋至是而保極之道得，錫極之效著，建極之化成矣。

伊川註春秋，用功多，然太着力卻有穿鑿。考亭不註春秋，而其說春秋也卻多平。

問「春秋」曰：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春秋作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天子之事，王者之迹也，既熄而續之者也。」